

扯布料

◎梅九宏

小时候,总是巴望着过年。因为年前,妈妈会带我们姐弟逛商场,购年货,扯布料,做新衣,欢欢喜喜过大年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家住在苏北的一个小县城,国营或者集体商场是百姓购物的主渠道。我记得县城里有三家规模稍大的百货店,分别是百货大楼、人民商场和海阳商场,我们习惯依次称其为一大楼、二大楼、三大楼。是按建设时间还是规模大小进行排序,我不太清楚,但是这三个朗朗上口的名称却是指向明确、约定俗成、耳熟能详。我家离二大楼较近,所以逢年过节必逛二大楼。但真正买东西的时候并不多,更多的是纯逛。

腊月刚出头的一个下午,妈妈带着姐姐去二大楼扯布制衣,喜迎新年,我这个跟屁虫照例也是如影随形。冬日暖阳,商场内外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我们顺着人流进入商场,各家柜台前,人头攒动,有买东西的询问声,有制止插队的吆喝声,有呼唤小孩儿的叫嚷声,也有噼里啪啦的算盘声。那阵势,但凡顾客声音小一些,营业员都不一定能顾得上你。我们好不容易挤到布柜前,但见各式各样、五颜六色的布匹折幅整齐,一卷一卷,分门别类,有序地排列在木头货架里,几节玻璃柜面上,层层叠叠,或卷或合,平放着三三两两的布卷。五六个阿姨叽叽喳喳,交头接耳,聚拢在柜台前,大声讨论着哪个面料好、哪个花色时尚。有个阿姨将布料卷在手心,慢慢揉搓,据说是在试手感、质感,看是不是容易起皱、好不好打理。当年普通家庭没有熨烫设备,对这一点还是非常看重的。营业员是个胖大妈,短发圆脸,满面笑容,嗓门儿很大,脖子上始终挂着一根细长的皮尺,她热情地招呼着妈妈和姐姐。

我无所事事,东张西望,旁边有个挑高的收银台,要踏上几级台阶才可抵达,比普通成年人的个头还要高出一截,类似于空中楼阁的感觉,里面端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收银员,看起来挺文气的。收银员头顶上方是多条钢丝滑轨连接点,呈放射状延伸到各个柜台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这差不多是物联网的雏形,通过钢丝轨道,实现票据交换、信息交互,互联互通,完全闭环。柜台上的营业员将开好的票据连同现金,麻利地夹在头顶钢丝上的铁夹子中,用力将其甩往收银台方向,嗖的一声,铁夹子稳稳地落到点位,收银员迅速取下票款,盖戳找零后,铁夹子挟着风声,嗖地又原路返回,戛然而止。一来一回,嗖嗖两下,完成交易。铁夹来

回跑,现金满天飞,倒是蛮契合当下提倡的“数据多跑路,群众少跑腿”理念,确确实实方便顾客。我目不转睛,正看得入神,突然,眼镜收银员扯着嗓子大叫营业员的名字,似乎是票据看不清楚,可能是字迹潦草无法辨认。她在大声核实相关情况,弄得大伙儿都向她行“注目礼”,收银员居高临下,煞是威风。商场里,顾客熙熙攘攘,钢丝纵横交错,铁夹穿梭飞驰,平行世界,相安无事,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布柜上,胖大妈和妈妈、姐姐正在热烈互动。姐姐刚把手搭在一个布卷上,胖大妈连忙伸出胳膊,抱起布卷,顺势一扔,一卷暗红色的布料立即躺平在柜台。见姐姐有点儿心动,她又慢慢拉出一部分布面,往姐姐胸前一罩,继续比对效果,说是衬皮肤。旁边的阿姨凑上来瞅了一眼,说:“小姑娘穿这个好看!”姐姐一听,又对着镜子端详,妈妈也频频点头。胖大妈迅速取下脖子上的皮尺,忙不迭地帮姐姐量胸围、衣长和袖长,但见皮尺上上下下,收缩自如,一组数据很快记录在案。妈妈在一旁悄悄地说:“小孩长得快,多留点尺寸!”胖大妈示意明白,接着,三下五除二,她飞快地用算盘打出一个数字,跟妈妈确认尺寸和金额后,胖大妈急忙拿出发票,垫上复写纸,填好货品和金额,并接过妈妈递来的钞票,一起夹上铁夹,顺着钢丝滑向收银台。其后,胖大妈将暗红色布卷向外侧快速摊开,并用木棍扫平,此时,一根五六十厘米长、有包浆的浅黄色木尺在她手上挥洒自如,上下飞舞,似乎不是在丈量,更像是才艺展示。她用粉饼飞快地画上記号,并用剪刀轻轻剪出一个小小的豁口儿,突然又掀起布匹,两手迅速沿着豁口向两边拉扯,随着一阵“嗤啦”的裂帛声,一块布料已经干净利落、完整无缺地呈现出来,布料规整,布边平齐。我终于明白,买布做衣服为什么叫扯布料了,这个词的确非常贴切,也很生动形象。不过,我当时老是担心她会不会把布料扯坏了,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,她为什么能如此熟练地撕开布匹而且不差毫厘。随后,她抖抖布料,折叠卷好,用巴掌大小的薄薄牛皮纸轻轻包裹,并用细麻绳小心系牢,形成一个活结。就在此时,收银台回流的票夹如约而至,胖大妈头也不抬地取下上方的发票及零钱,连同布料递给妈妈,我和姐姐开开心心地离开了二大楼。

三四十年来,扯布制衣其实是一件很奢侈的事,一般仅仅过年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随着时代发展,消费迭代升级,扯布料早就远离我们的视野。但当年老商场里的喧嚣声、扯布的裂帛声和空中飞舞的铁夹,却一直活在我懵懂的年少时光里,它承载着我儿时最浓郁甜蜜的年味。

岁月
流金



旭日

◎许丛军

三十夜

◎葛增华

年纪大了,但儿时的“三十夜”,仍记忆犹新,念念不忘。

早上,被大人们喊起床。广阔的田野里,麦苗上雪白的霜迎着朝阳闪闪发亮。高兴的劲儿冲走了寒气。四处响起零零星星的小鞭炮声,那是“接灶(神)”。灶神爷已经吃了一碗糖茶,嘴甜了送“上天”汇报工作,肯定“言好事”,不会说这家人人的“坏话”了。腊月三十,人们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回来,“下界保平安”了。

我们家还有另一个任务,帮老乡写对联。也许是太忙,或是囊中羞涩,有的人到二十九晚上才买了红纸送来请写对子。我很小很小的时候,是父亲写,再忙也不耽误。红对联,红红火火,一年就这么一回。这个忙一定帮,宁可把其他重要事情向后推。到我成家立业了,是我写。我再忙,也得认认真真地写好,等乡亲们下午来取。老乡们来拿对联时也不空手,还带一点队里分的黄芽菜。

最隆重的仪式是中午祭祖。那时,队里分肉、分鱼、分豆腐,老祖宗们有了这三样会心满意足:红烧肉,日子红火;豆腐,发财致富;鱼,家有余。好吉利!老百姓高兴,寄托了美好的愿望。

下午,吃饱饭之后,扛起大扫帚大扫除。先是屋里扫,把灶台后面的柴草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再屋外扫,房前屋后,地上扫得光光的,亮亮的。竹园里的枯草树枝清理掉,有打谷场的人家更要一遍又一遍地扫干净。场上的草堆一定要堆好,新年正月里决不能倒草堆。倒草堆,倒霉啊!

夜来了,噼啪,噼啪啪啪……敬神了,黑漆漆的田野里飞溅着耀眼的火花。

留一份安静给自己

◎杭坤

人到了一定的年龄,便会喜欢安静了。

闲来养花、喝茶、看书读报,听听音乐、偶尔也玩一下抖音,尽享闲庭信步的时光,倒也安然。

习惯了安静,于是便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,我特别爱干净,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,坐在椅子上,靠着窗口,可以回忆、可以思考、可以养心……别提有多舒坦。人一旦安静下来,就不会让脚步在迷茫中负累,不会让心在喧嚣中迷茫。

安静就像一朵向阳花,淡淡的、素雅的,在属于自己的阳台上,尽情地享受阳光雨露的滋润,不必散发浓郁的芬芳,无须开得多艳丽,只是独自欣赏这种安静。

安静又像天空中的一朵云彩,飘逸、

大家小户都忙着两件神圣的事:打囤子、插芝麻秆儿。

早就准备好了草编的蒲包。蒲包底圆形,有小孔。蒲包里面装了些细碎的石灰。拎着蒲包从外面到里屋,上下晃悠着,在干净的地上“打囤子”,即留下了一个个白色的圆图案,象征着一个个“粮囤子”。这预祝来年五谷丰登,屋里屋外堆满了粮食啊。

一有空,就把早早准备的芝麻秆儿细心地糊上红红绿绿的小纸条。吃好团圆饭,夜深人静时,家里人不再外出了,在屋檐下插上芝麻秆儿。据传这是明朝留下来的习俗:也是三十夜,朱元璋皇帝微服私访,到村里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他的好话。哪知道,还没走几家,就听到一家吵闹声,大骂朱元璋。朱皇帝哪可能“虚怀若谷”,顿时火冒三丈,随手拾起一根芝麻秆儿插到这户人家的屋檐下,做了个记号。随后,他立即回京城调动兵马,想来杀个全家。这动静被马皇后知晓,她心生一计,急忙吩咐手下的女兵们到那村里家家户户屋檐下插上芝麻秆儿,叫皇帝找不到那户人家,免了一场血光之灾。这是好事,后人就留下插芝麻秆儿的习俗。

三十夜睡觉之前,小孩子等着的就是正月初一穿的新衣服,或是一顶新帽子,或是一双新鞋子。大人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叮嘱:大年初一遇到人一定要大声地喊“恭喜发财”。小孩装作听到了,但心里早等着放在枕头旁边的那只碗,里面有花生,条件好的还有糖果。碗来了,小孩子等不及正月初一早上吃,夜里摸黑、闭着眼,就吃得差不多了……

心窗
片羽

温婉,你若飘来,我双手拥抱,你若飘去,我也从容。

真正的美景,是自内心灵深处的安静,把生活安顿好,把生命照顾好,把所剩无几的余生过成波澜不惊的样子。

安静,能让枯萎的生活变得更有活力!一叶孤舟、一抹夕阳,都是岁月的装点,安静的生活,内心也要繁花似锦。过简单的日子,不与任何人攀比,富也好,穷也罢,我们早过了穷则思变的年龄。人生起起落落在所难免,你若想不开,不如先放一放,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。安静地走在尘世间,揽一份诗意,沐尘世烟火,让心在尘世万千的经历中依然温润,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……

留一份安静给自己吧!